

在大理寻梦山水

■ 李云洁

大理最让人惊艳的是山水。

洱海生态廊道蜿蜒在苍山洱海间,像珍珠项链串起环洱海的村落群。湿地上赤麻鸭、白鹭等动物闲庭散步;松鼠爬上火红的水杉,白花黄蕊的水质风向标海菜花漂浮在洱海水面;苍山十九峰苍翠连綿,十八溪像欢快的姑娘从山峰之间笑闹着奔向洱海;洱海如一面镜子,天上的白云稳稳当当投影在洱海的波心,偶有微风拂过,云朵变幻着千姿百态的姿态,海面成了一块流动的幕布,随着波纹缓缓荡漾开来,水中的画面频频切换着模样。

遥看山水,不如走进山水。我曾徒步溯源十八溪中的莫残溪,莫残溪位于圣应峰和佛顶峰之间,长度约10公里,由西向东流入洱海,终年不断流。我对“莫残”总有些天马行空的遐想,于是想一探真容。

溯源途中,一路还可于观音塘、感通寺、寂照庵、波罗寺观景。行至感通寺附近,未见其景先闻其声,先是听见潺潺流水声,有鸟掠过树梢,鸣叫清脆,再往上走,从柏油路转到两旁长满芦苇的小径,芦苇花穗随风轻扬,路边白色、黄色的野花开得一片浪漫。绕过小径旁的大树,莫残溪出现在眼前,由于地势高差,有的地方形成了小型瀑布,激起雪白的水花。清澈见底的溪水映照着蓝天白云,落叶随着水流打着转飘向远方。这里是莫残溪中段,溪水旁有矿泉水厂和自来水厂,清冽的溪水经过净化、消毒、检测后,供附近村庄使用。生活在这如画美景中,能用这清冽的溪水洗衣做饭,桃花源的美好生活也不过如此。

再往上,苍山的壮丽越发显现出来,陡峭的山峰像是一道屏障隔开天地,水流变得大而急,溪水从翠绿的山涧间层层跌落,由于高差大,形成了雪白的瀑布群,悬崖峭壁上横生出造型奇特的松树。此刻,耳边是瀑布奔涌的声音,眼下是一幅壮阔的鸟瞰图,古城、洱海和下关城区尽收眼底,伴着山间空气里的松针香味,整个人被大自然环抱着,人瞬间变得渺小,心境随眼前的景象一起变得开阔。



过巍山扎染博物馆七章

■ 金铃子

(四) 捆扎

一个男人在一张大案上捆扎花朵。这花朵,不应该由女人们去完成的吗?不应该她们细小的手指,在一张小木桌边亮开诗的面容,待嫁的深情催开一张巨大的白布。在上面捆扎白鹤、喜鹊和莲子,她捆扎柔情和欢愉。不是,应该是她自淡及浓自疏而密,自生而死扎好自己的嫁衣和寿衣那个男人抬起头说“她们不行,她们力气太小,捆扎不了”我疑惑,一朵花,需要多大的力气才能开放需要多少花香,才能填满江河需要多少勇气才能打败时间一朵花要多少胆量,才能成为一张麻布上的水墨。多么大的壮丽啊她们日复一日,在织布机上穿梭往返她们把最美的事物留给了他们只等她们为她们捆扎出蝴蝶、飞鸟、花朵和虫鸣我的思绪是遗憾、理解、纠结似乎听到麻布发出喊声,一张水墨晕出了时空唉。从来没有单独完成的事物,也从来没有真正的孤独

(五) 缝扎

她在一张长五米,宽五米的布料上用单针、双针,单梅花、双梅花、串梅花、蜂子花、豌豆给我扎结出了山丘,我消耗过的爱情远方的密林,我捧在手里我在里面找到浓缩了的她。她的体香让我走进旷野苍山的雷声滚滚而来为我深夜缝扎嫁衣的女子,我要谢谢你为了这身衣服,我要一嫁再嫁,一娶再娶穿上新衣,与雷声同往春天的夜晚,伴随着大雨、闪电、风洱海的波涛在晚霞里翻滚什么正在海里升起身披嫁衣的鱼群,鱼贯而出我对它们了解得太少太少它们的喜怒哀乐,它们的裙摆为谁摆动它们的嘴唇为谁冰冷可,为什么它们穿上与我一样的新衣在海面起舞,海面上盛开的花瓣少女的肩膀,流动的身体那上升的力量,还有什么?正在为这嫁衣,这嫁衣上的江山而来,还有什么?赶在雷鸣停止之时。在涛声中把自己嫁向远方

[摘自《美好生活 诗意大理》(中共大理州委宣传部 编)]

在行至波罗寺时,山形越来越陡峭崎岖,没有专业向导和工具难以攀行,且体力已接近透支。十九峰交错连綿,危险系数极高,这种特殊的地势交错使得苍山的魅力添了些神秘,纵然暂停了此次溯源,我依然在这神秘的魅力中找到了山水共美的答案。

水从山中来,山助水而去。十八溪水从十九峰中来,长途跋涉奔涌向洱海,在日光照射下形成水蒸气,水蒸气上升成为守护苍山的朵朵白云。白云变幻着姿态,一会儿是苍山腰间的玉带,一会儿是苍山上方的望夫云,一会儿是盖在苍山上的棉被,一会儿又让光束像聚光灯般打在海面上,形成“丁达尔效应”,在某个时刻,化作一场细雨,迫不及待地重新回到苍山和洱海中,山与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交融、和谐之美达到了极致。

大理的山水,单看已震撼人心,若再佐以其他自然景观,那更是绝妙。春节期间,我在龙龕感受了一场日出的震撼,天光未亮,气温偏低,来自五湖四海的年轻人相聚在龙龕码头,现场琳琅

满目的手机、摄像镜头等直播设备准备就绪。天空先是泛起鱼肚白,一颗浑圆的巨型“咸蛋黄”从海平面缓缓冒出来,起先只是一个金黄色的边,随后冒出一个头,缓缓上升,金色的阳光把天空和水面都镀上了一层暖光,当太阳终于挣脱出海平面,人群中发出一阵阵欢呼声,每个人周身都染上了暖黄色的光。

我站在海边,海鸥发出鸣叫掠过海面,凉爽的海风迎面而来,空气温度、湿度适宜,整个人似被唤醒,内心涌起阵阵暖流,有种“这新生的太阳里,有一束光只打在我身上,仅仅是为我而来”的澎湃,仿佛一切如这旭日,不管经历了什么,都能推倒重来,重新拥有崭新而蓬勃的生命力。我想,这便是大理独特的治愈能力吧。

如果日出是新生的蓬勃,那去海东追一场日落,则能感受别样的温柔时刻。17点左右,驾驶或骑行在环海东路,一路向东行驶,沿途经过海心亭、玉白菜湿地公园、理想邦、小普陀、挖色,最终到达双廊。环湖路上清风拂面,洱海水面在阳光下波光粼粼,远处的苍

山深沉内敛,环抱着温柔的洱海。太阳一点点向苍山的方向斜去,连绵的山峰轮廓更加分明了,在夕阳天然的滤镜里,大地上的一切事物都变得温柔,云彩像喝醉了的姑娘,醉人的红晕爬上雪白的脸颊。一切焦虑、沮丧、困惑,都在此刻按下了暂停键,只有海浪轻拍堤岸的声音,缓缓而来。在夕阳里,你略过所有的不如意,成了一个幸福的人,你坚信人生之路可慢慢来,缓缓行。

随着天光变暗,洱海的颜色变得深蓝。当清亮的月光独占了黑色的天幕,隔海远看城市的建筑群,黄色、蓝色、红色、绿色、紫色的灯光清晰地倒影在平静的海面上,偶有晚风吹过,水中倒映晃动,像是拨动了一盘油彩,水面瞬间流光溢彩,此时,这一场酣畅淋漓的日落追逐完整地结束了。

那个饱览洱海夕照美景的夜晚,我做了一个梦,清凉的月光下,我像一尾小鱼畅游在墨蓝色的洱海里,天空有灿烂的烟花,我漫无目的地潜入水面,又游出水面沐浴在月光下,整个身心皆处于前所未有的舒畅和自由之中……

严云昌、杨云虎、王汉喜、许玉梅几人在这里;1986年,张开武和胡正清在这里值班;从1987年后,都是李桂科在这里值守。2000年,李桂科医生搬进了山石屏麻风疗养院,从此健康区闲置,却留下了李桂科的许多美好记忆。

“那个时候,我们从山石屏回到健康区后,就经常步行到江旁道班去玩,更多的时候是道班的人来找我们,也有炼铁的老师和卫生院的医生。我们会过日子,有茶叶、有开水,还有茶杯,他们来了都是自己动手泡茶。我们去他们那里,连杯热水都喝不上。我们还挂了好些腊肉,有次有个炼铁的老师来,盯着挂在梁上的腊肉直咽口水。我说,你别盯着看,我煮给你们吃。”李桂科呵呵笑道。

提及往事,在别人看来是“待不下去”的环境,对李桂科而言却是津津乐道。我问李桂科:“为啥别人有的回县城,有的去卫校进修,就留你在麻风院呢?”李桂科笑笑说:“没办法,我们先后进去的十一个医生,只有我是共产党员。”关键时刻,还是要靠共产党员来扛,党员,就要把急难险重留给自己,从李桂科的身上,我看到了真正的共产党员是什么样子的。

1980年10月,在三营永胜小学附中当民办教师的李桂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时,他还没想到要考卫生系统,只是将时间和精力用来教书育人。李桂科一个人留在麻风院这段时间,也是他最忙的时候,他不仅要给患者做清创手术,还要按时发药,同时还要负责健康区的修建,以便医生休息居住。那时,没有床架、没有桌椅,李桂科便到街上请木匠师傅来做。有时木匠忙不过来,李桂科也亲自上阵帮忙做木工。健康区光秃秃的,没有绿荫,李桂科便到街上买来树苗,亲自动手栽种。

有人问他:“李医生,你花力气把这里建好,说不定很快你就走了,何必那么费力气?”李桂科呵呵笑道:“该走的都走掉啦,剩下我咋个走?再说了,即便我走掉,县里还会派医生来,好歹有个住处,让后来的医生安心些。”

连载 38



第七章:点燃患者生命的心灯

康复者杨晓元:“李医生跟别人就不一样,他没有退缩。起先他还穿着防护衣来,后来为了打消大家的顾虑,接近患者,和大家沟通,他连防护衣都不穿了。”

2022年9月1日,我驾车随李桂科去山石屏。车至茄叶村旁的平甸公路弯道处,李桂科让我停车。他说,这个地方要看看。

我把车泊在路边,随他走到东边的山坳里。锈迹斑斑的铁门锁着,表明这里已多年无人居住。他指着院内土木结构的瓦房说:“这里是山石屏麻风院的健康区,是1981年10月我负责建盖的,我在这里住了很多年。”

我看看杂草丛生的院落,想象不出当年健康区的样子。通往健康区的小径,两旁高大挺拔的银桦树,已有数十米高。李桂科说:“这些银桦树,都是我们当年亲手种植的,现已有水桶般粗,日子过得真快。当年进来的时候,才二十出头,现在已经六十多啦!”

李桂科说:“我住在健康区时,大门从来不开,回去县城几天也没人拿东西。茄叶村的村民很纯朴,这也是我能留下来的原因之一。村里有个老头,经常到黑滩江里钓鱼,而且每次都有收获。他家又舍不得吃,就让孩子把鱼给我送来,只要卖点钱就行。有次他又给我送鱼来,我就逗那个小孩说,鱼是有,但没佐料呢!小孩听后立刻回家,

十多分钟后气喘吁吁地跑来,拿给我几个蒜头、几个辣椒、几根葱、几棵茼蒿,嘴里喊着,桂科叔叔,佐料有啦!逗得我哈哈大笑。”

李桂科与茄叶村民的关系就这么融洽,村民但凡对他有点好处,他都会记得。

茄叶村到山石屏足有五公里。1981年,洱源县防疫站派李桂科等八人进驻麻风院,对麻风病人做检查整顿,建立病历档案,这事干了整整半年。10月底,其余几人撤离,留下李桂科、杨文彬、朱占山、杨德昌四人,由李桂科负责麻风防治,同时在上茄叶健康区。后来朱占山和杨德昌去大理卫校进修,杨文彬回防疫站上班,留下李桂科在麻风院,一直待到1983年底。

山石屏麻风疗养院的健康区,其实早在1963年就曾在离麻风院六百米的黑滩江东岸建过,是健康人管理疗养院的住所。健康区建好后,却没有人居住,因为没有健康人愿意来这里,至今那里还有遗址。为了改变疗养院没有健康人员管理的状况,县卫生局决定将健康区搬到离麻风院五公里的上茄叶村,由洱源县防疫站皮防科医生轮流居住,便于治疗麻风病人。

1981年10月,洱源县投资两万元,在炼铁乡上茄叶村征地四亩,建设疗养院健康区十一间一百七十六平方米,供医生使用。1981年10月至1982年8月,李桂科、朱占山、杨德昌、杨文彬居住健康区;1982年9月至1983年12月,只有李桂科在此居住;1984至1985年,

大理行笺 | 健升

车过龙龕码头
洱海正把云影揉成碎银
海菜花托着光斑浮上来
像谁遗落的半页诗稿
被风轻轻打量

苍山的雪还攥着冬的余温
从山坳漫下来 沾了松针的凉
风钻过林隙的指缝
穿过青瓦白墙
拂过我的行囊

石板路磨得温润
一道靛蓝的扎染
从半开的木门里
流淌出来 牵引目光
应和着巷尾一声悠长

三塔默立千年
倒影沉入方池
比停驻的云朵
更懂得安详

双廊岸边 木船轻晃
渔网摊开 饱饮暖阳
石阶上 我学着水鸟的姿态
看它翅尖一点
便溅起满湖跳跃的金芒

蝴蝶泉细语潺潺
偶尔有蝶翼停落水面
合欢树低垂的枝叶间
藏着多少故事
被风听了去
又随手遗忘

大理就这样
在袅袅升腾的岚烟里
在光影游移的街巷深处
微笑的模样
原来所有跋涉
不过等一阵风
吹落身上的霜

大理的云 | 霍永安

大理的云
被山岚托举成诗行
抬头的瞬间
邂逅千年的浪漫

大理的云
没有边际的围拢
慵懒的风推着它四处闲逛

大理的云
是画师打翻的调色盘
随意挥洒
晕染出天地的斑斓

大理的云
在苍洱间起舞
衣袂翻飞
牵动游人的目光

大理的云
是游子梦中的白帆
载着乡愁驶向记忆的港湾

大理的云
有母亲温柔的呢喃
轻轻覆盖
抚平旅人的心伤

大理的云
有离人驻足凝望
眼角湿润
盛满未说出口的眷恋

花间舞者

饶国生 摄

